

印巴第三次戰爭之分析

沈鈞傳

一 印巴戰爭的原因

印巴兩國長期敵對的原因遠溯自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的重大歷史錯誤，但根本的原因則為宗教衝突，回教民族屢次入侵信奉印度教的印度，種下了數世紀以來不和的種子，這種入侵遠在基督降生之前即已開始。

印巴分治前兩國宗教及政治領袖互不信任，當大英帝國決定結束對印度次大陸殖民統治時，即使當時最負政治聲望的政治領袖甘地，也撮合不了敵對的雙方，因此在印巴和英國磋商劃定兩國疆域時，雙方死於暴亂衝突者不下百萬人，爲了滿足回教領袖真納的要求和願望，東孟加拉回教區和西巴基斯坦終於和印度分治，但是其他零星的回教區則仍爲印度所有，這項歷史上的重大錯誤，造成了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長期紛爭。在印巴分治後不久，約有一千六百萬難民逃避兩國內的瘋狂羣衆，可能有六十萬人慘遭殺害；而回教徒佔百分之八十的克什米爾地區，由於印巴分治前，未將歸屬問題作妥善與合理的安排，致使分治後兩國也均未取得合法的統治地位，不僅使巴基斯坦一直痛心疾首，而且印度也大爲憤慨，因此爲克什米爾問題，印巴兩國於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六五年發生兩次克什米爾戰爭，直到今天克邦仍然劃分烽火線，分別由印巴兩國治理，但兩國間的問題並未因此而根本解決，於是在雙方長期仇視與敵對情況下，因東巴基斯坦問題而爆發了第三次印巴戰爭。

東巴基斯坦除了宗教相同外，在地理上兩地相距一千二百哩，中間爲龐大的印度領土所阻隔，且東巴人民在種族上屬於印度的孟加拉族，其他歷史、語言、文化及生活習慣，與西巴截然不同。在經濟上，西巴地廣人稀，物產貧瘠，東巴則地狹人衆，盛產黃麻，其收入大部用於建設西巴，經濟開發與外援運用也欠公允；在政治上，東巴人民只盡義務而少享權利，軍政要員大部份由西巴人員出任，因此分治後的東巴人民早已怨聲載道而傾向於印

度，並且希望獲得自治。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巴基斯坦總統亞雅汗爲履行還政與民的諾言，曾舉行全國大選，選舉國民大會議員三百十三席，按東巴人口分配，東巴應選出一六九席，西巴一四四席。選舉結果，由拉曼(Sheik Mujibur Rahman)所領導的阿瓦米聯盟(Awami League)獲東巴選區之一六七席，成爲未來國會的多數黨領袖，而布托(Zulfigar Ali Bhutto)在西巴選區中獲八三席，成爲國會第二大黨。大選後原訂於一九七一年元月召開國民大會制憲會議，詎料其後，亞雅汗總統不僅否定民意，並且指責拉曼主張東巴自治的要求而抵制國民大會之召開，於三月二日宣佈無限期展延，引起東巴人民的激烈反感，於是拉曼號召東巴人民罷工並發起「不合作」運動，中間雖經過亞雅汗與拉曼的談判，但暗中亞雅汗已調動軍隊，準備採取行動。三月廿五雙方談判決裂，東巴在失望之餘，決定要求獨立。亞雅汗隨即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指阿瓦米聯盟爲非法政黨，拉曼爲叛國者，悍然出兵東巴，將拉曼逮捕入獄，對東巴人民濫施鎮壓，巴基斯坦內戰於焉爆發，四月十七日東巴片面宣佈獨立爲「孟加拉共和國」。

巴基斯坦內戰爆發後，巴軍在東巴展開血腥彈壓，約有一百萬東巴人民慘遭殘殺，於是東巴人民爲了逃避西巴的殘酷軍事統治，紛紛湧入印度尋求庇護與救濟，造成了史無前例的難民潮，每天逃往印度之難民最高達四萬之衆，迄去年十月底難民總數達九百餘萬。印度爲了收容難民予以救濟，的確造成了本身經濟與社會之不安，在沿東巴一三四九哩長的邊界內，擁擠着六百多個難民營，霍亂、營養不良、洪水、貧困、缺乏衛生服務及醫藥，造成難民中老弱的嚴重死亡，印度除了把庫存糧食撥給難民外，並將發展計劃經費加以動用，它希望這些能在國際組織中得到補償；但是迄去年十月爲止，其他國家提供之款項僅約二億美元，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同時難民不僅造成印

度的經濟問題，而且也引起社會之不安，當地貧民對難民之獲得免費衣食已為眼紅，如果在共黨煽動下，極可能引起暴動，給印度帶來無窮的禍患。接着冬季即將來臨，熱帶的孟加拉地區氣溫將降到零度左右，如每戶供應毛毯一條計，總數需三百五十萬條，但聯合國只答應提供一百五十萬條，其餘不足之數急需解決，否則將有更多難民遭致死亡。

印度估計，每天用於贍養難民的支出，約在一千三百萬美元，預計到今年三月，如難民問題未獲解決，印度對難民的救濟將化費八億三千萬美元，如此龐大的數字，實非貧窮的印度所能負擔，因此印度認為如果國際組織，無法協助印度解決難民的救濟；各大國不能對西巴軍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東巴問題的和平解決，讓難民無憂地回鄉，印度實在無能力繼續予以救濟。因此主張有權採取必要措施，遣送難民還鄉，但是印度在採取這種措施前，並不願採取軍事行動。

二 印巴基本立場之爭

當亞雅汗派軍鎮壓並屠殺東巴人民時，印度對東巴的獨立運動不僅給予精神或物質上的支援，同時還訓練逃往印度的東巴人民從事游擊戰之技能，使他們回到東巴從事獨立的解放戰爭，因此巴印關係呈現緊張狀態，雙方陳兵邊界從事軍備對抗，巴基斯坦一面仗共匪之勢，向印度大肆恫嚇，希望將東巴事件演變成印巴衝突，以轉移世人對亞雅汗殘暴鎮壓和不顧民意的視力，同時指責印度干涉巴國內政，要求與印度從事談判撤軍問題；而印度則認為東巴問題由亞雅汗一手造成，難民問題是激結所在，印度絕不是談判的對象，唯有釋放東巴真正領袖拉曼，確認大選之合法，還政與民，使難民無憂無懼地返鄉，才是解決問題之根本之道。去年八月蘇俄外長葛羅米柯訪問印度，簽訂為期二十年的印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後，雙方在公報中，也特別強調東巴問題應和平解決，其他各國也都一再呼籲西巴軍政府迅速謀求和平解決，可是亞雅汗一意孤行，不僅加緊對東巴的軍事統治，另外還舉行補缺選舉，妄圖另立民意，混淆國際耳目。去年六月底，亞雅汗允諾在四個月內草擬憲法，但是時至期限，諾言顯然無法兌現，於是不得不加以拖延，由此可見亞雅汗根本沒有草擬憲法的準備和誠意，使西巴的軍政領袖頗為不滿，

外加印巴邊界情勢之升高，國際上對他要求將東巴問題政治解決的壓力日益加大，亞雅汗不得不於十月十二日宣佈，將於十二月二十日公佈憲法，一週後召開國民大會，並在九十天內執行有限的憲法權力，顯然他想法以此來滿足孟加拉人的願望。十一月十五日他支持由七個右翼小黨在阿敏(Nurul Amin)為首領導下，組織統一聯合黨(United Coalition Party)擁有全國一二〇個議席，成為第一大黨，希望成立傀儡政府，實際上仍然受他一手操縱，人民黨領袖布托為此極為不滿，但是大難當前，只好被迫妥協。當印巴情勢即將演成軍事衝突之時，印度唯恐東巴另立政府，使它一向主張恢復東巴合法統治的對象轉移，東巴難民回鄉問題更為複雜，給印度帶來無窮的後患起見，終於決定先發制人，以戰爭來結束東巴問題。

儘管為時十四天的印巴戰爭，是由印度發起，但是印度總理甘地夫人並不是個好戰的鷹派份子，她一再強調希望與巴基斯坦和平相處，並一再忍耐亞雅汗的好戰言論，她的目的希望藉國際社會與大國的力量，壓迫亞雅汗與拉曼談判，達成東巴的和平解決，我們從印巴危機到達極度緊張之際，她毅然決定如期訪問歐美各國得以證明。甘地夫人出國訪問之主要目的為：(一)敘述印度對東巴的立場，向各國表明，東巴危機是東西巴之間的政治問題，而非印巴兩國間之軍事衝突，其責任在亞雅汗政府，因此希望各國對亞雅汗施加壓力，促成東巴問題之政治解決；(二)向各大國籌募為數七億英鎊，用以救濟難民，並告訴各國以印度對救濟難民所化費的糧食與經費，不僅形成印度的經濟負擔，而且已構成一種新的侵略形態，長此以往，印度勢難自保；(三)希望各國終止對巴基斯坦的軍經援助，俾免亞雅汗軍政府使用所援之武器殘殺無辜的東巴人民，並希望各國在印巴衝突時盡量保持中立；(四)促進並維繫印度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證明印蘇條約並不影響印度對其他國家的獨立行動；(五)告訴各國，印度對東巴危機已極力抑制，然而所獲的效果甚少，僅世界各國的口頭稱許。於是印度認為為了自己的安全與生存，將不顧後果，考慮採取必要措施。

十月廿四日凌晨，甘地夫人首途赴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訪問三天，然後分別訪問維也納、倫敦、紐約、華府、巴黎和波昂，迄十月十二日返回新德里，前後以十九天的時間，分訪歐美六個大國，並分別與各該國家元首會晤，就前述問題，交換意見。

甘地夫人訪問歐美時，除了獲得比利時答應撥款二百萬美元救濟難民，各國同意不再以武器供應西巴軍政府，以及接受若干印度對東巴的立場外，對於東巴問題的本身並沒有獲得預期的結果，因為各國對於羣策羣力，來救濟東巴難民並不感到興趣；對於向亞雅汗施加壓力，促成他與拉曼談判，也不抱希望，而且認為困難仍多，因此當甘地夫人回國後在機場發表談話時表示，當緊張繼續下去時，印度的忍耐程度將會愈來愈少。

三 第三次印巴戰爭的經過

自從去年三月，亞雅汗軍政府背棄信約，違背憲法，在東巴採取殘暴手段，造成東巴難民集體湧進印度以來，印巴邊境即呈緊張狀態，雙方不時發生零星之射擊行動，因此印度即以安全為由，在印度與東巴邊境，延長一千三百四十九哩以及印度與西巴蜿蜒一百里的邊境集結軍隊，形成兩軍對峙的局面，其間巴基斯坦在共匪的支持下，發動仇印與粉碎印度運動，亞雅汗也不斷叫囂對印度戰爭，以致經常發生地區性的射擊事件。

迄去年十月中旬，雙方調動大軍，並增援坦克，陸海空三軍相繼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甘地夫人準備啓程訪問歐美前夕，印度動員後備軍人，加強邊界上的軍力，以防巴基斯坦之乘機蠢動，當甘地夫人訪問歐美歸國後，印度對巴的態度已很明顯，如果各大國再不採取一致的聯合行動，迫使亞雅汗與拉曼會談，則印度將採取必要措施，她在十一月十六日國會冬季會議席上告訴國大黨議員稱：「東巴問題將在一個月內或甚至更快地獲致解決，但是目前印巴為東巴問題瀕於戰爭邊緣危機之際，大家須顯示忍耐與自制」，甘地夫人之所以遲遲不願對巴用兵，一方面在等待國際社會對亞雅汗施加壓力，另一方面也想免遭國際輿情的指責，但是她的內閣和國會中則瀰漫着一片好戰氣息，新聞輿論界也都主張對巴用兵，他們認為與其等待國際的援助而使印度因難民問題而破產，不如以武力解決東巴，遣使難民安然回鄉；同時世界領袖也沒有向亞雅汗施加壓力的象徵。在這種情形下，印度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首次承認，為了防衛的理由而越界，此後在廿六日與廿八日印度也越界攻入東巴，翌日巴基斯坦軍刀機入侵印度，其中三架遭印機擊落；同時巴機也開始襲擊印度機場，衝突由地區性而升高為正式

的軍事衝突，印度軍隊也開始佔領東巴據點。十一月三十日，甘地夫人要求巴基斯坦陸軍撤出東巴，作為巴國政府期望政治解決爭端的一個表示。巴國當局相應不理，於十二月三日出動空軍，襲擊印度境內八處機場，印度總理隨即宣佈發生全面戰爭。

巴基斯坦駐東巴武裝部隊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內受孟加拉游擊隊的襲擊，外遭強大印度陸軍的進攻，局勢呈一面的情況，其他海空軍方面，巴基斯坦也損失慘重，制海與制空權也均落入印度之手，東巴首府達卡遂成為孤城，戰爭至十二月十一日，巴基斯坦駐東巴守將阿里少將（Rao Farman Ali）向聯合國代表提出投降條件，但未被亞雅接受，至十二月十五日，巴基斯坦軍事指揮官尼亞齊中將（A. A. K. Niazi）才正式透過美國使館向印度提出停火函件，提出四項投降條件：（一）允許巴基斯坦軍隊重行集結，以便有秩序地投降；（二）在各路軍隊集結投降後，保證巴基斯坦軍的安全；（三）保證自從印度次大陸分裂後，居於東巴之所有非孟加拉回教徒之安全；（四）保證當地的孟加拉人，對於巴基斯坦軍隊及其合作者，不採報復行動。十二月十六日達卡陷落，翌日亞雅接受印度建議，雙方在西線實施停火，為期十四天的印巴戰爭乃告結束。

四 印巴戰爭前後各國的態度

（一）蘇俄：印度與巴基斯坦都曾接受過來自蘇俄的軍經援助，去年三月巴基斯坦成為美匪勾搭的橋樑之後，俄巴關係漸漸疏遠，同時也由於美匪關係的改善，促成了八月九日印蘇簽訂為期二十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其目的在對抗美匪對巴基斯坦的支援與美匪關係的改善，印俄關係也從此更為密切，蘇製武器不斷運交印度，使印度在印巴邊界衝突中聲威大振。根據印俄條約第九條前款之規定，締約國與第三國發生武裝衝突時，另一締約國承諾不對該第三國提供任何援助之規定，俄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實際上已全部停止，而根據條約第九條後款規定，締約國一方如受攻擊與威脅時，締約國雙方應立即從事互相磋商，以消除此類威脅，並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以確保和平與安全，因此雙方政要互訪頻繁，印度外交政策策劃人達爾（Dhar）更僕僕風塵於新德里與莫斯科之間，甘地夫人也曾於去年九月廿七日赴莫斯科

科訪問三天，就東巴問題和蘇俄元首從事磋商；而蘇俄在此期間，派往印度的高級代表團也有四個之多：（1）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波德哥尼（Nikolai Podgony）在訪問河內途中，於去年九月三十一日，緊接着甘地夫人訪俄歸來後抵達新德里訪問一天，就印巴問題有所磋商；（2）在印巴局勢極度緊張的情況下，蘇俄外交部副部長費魯賓（Nikolai Firyubin）率四人專家代表團於十月廿二日抵印訪問六天，那次訪問表面上是每年一度的雙邊會談，實際上有着深長的意義，至少俄印兩國依據條約，重新估量印巴情勢的發展，對外界至少有三點意義：（A）蘇俄完全同意印度所稱，東巴危機是次大陸緊張情勢之主要根源，再度強調巴基斯坦必須盡速與東巴民選領袖達成政治解決；（B）東巴危機由巴基斯坦一手造成，因此亞雅汗政府有義務使難民安全還鄉，如巴國無法達成此項目標，印度有權採取適當措施，促使該等難民還鄉；（C）費魯賓之訪印並非外傳之在約束印度，使其從邊境撤兵，而實際上則對印度有積極支持的效果。（3）蘇俄空軍總司令兼國防部副部長庫達霍夫（P. S. Koutakhov）應印度空軍總司令之邀，率領一個軍事代表團於十月卅日赴新德里作五天的逗留，庫達霍夫在緊接費魯賓之後訪問印度，反映出印俄間密切的軍事聯繫。（D）蘇俄第一副外長庫茲涅佐夫（Vasily V. Kuznetsov）率團於十一月十二日抵印，印度外交政策策劃人達爾也相應訪俄，以相配合，在庫茲涅佐夫訪印期間，正是印巴戰爭結束前夕，他之遲遲不離開新德里，很可能在要求印度不得進而攻打西巴，以免引起更大的國際糾紛，因此在其訪問後的第二天，甘地夫人即致函譚祕書長考慮實施停火，以表示印度的軍事行動之適可而止。

（二）共匪：巴基斯坦自阿育布執政以來，即與共匪有所勾結，亞雅汗上台後，由於接受毛共大量的軍經援助，巴國乃一面倒向毛共懷抱，成為毛共對東南亞、中東和非洲滲透的跳板，在印巴關係惡化後，共匪曾不遺餘力地提供對巴軍經援助，每天經由「友誼公路」，從新疆運往克拉克的軍火更是不絕於途，海空運對巴的援助也大為增加，對印巴衝突更是大言不慚地支持巴國反對印度，一再聲言如印巴發生戰爭，必定給予一切必要的支援，但是始終沒有提到共匪對巴支援究竟達到甚麼程度，因此在十一月五日，巴國外長布托，以亞雅汗特使之名，率八人軍事代表團訪問北平，從代表團成員中包括空軍總司令、陸軍參謀長及海軍參謀長等高級軍事將領來看，足可

見巴基斯坦盼望共匪軍事援助之殷切，並且也可以看出在印蘇強大壓力下，巴國急謀共匪對巴的安全保證，此外布托還想利用這次訪問，達成兩項目的：（1）警告印度（A）匪巴軸心和一九六五年第二次克什米爾戰爭時期一樣的堅強而真實；（B）藉匪巴軍事首長的接觸，使印度產生恐懼和疑慮。可是從布托訪匪時，匪代外長姬鵬飛在歡迎會上的講話來看，這次訪問完全是失敗的，姬匪在會上說：「國與國之間的爭端，應由有關雙方協商解決，而不能訴諸武力……兩國武裝部隊從邊界各自撤退」，由此可知共匪無意軍事干預印巴戰爭，也沒有建立軍事上的合作與聯盟關係，更沒有表示一旦印巴戰起後直接派兵介入的承諾。布托在接受記者訪問以及亞雅汗接受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也都直接承認共匪拒絕出兵干預印巴戰爭，僅表示願給予堅決支持，由此可知布托訪匪是失望而同，對印度根本無法產生恐嚇作用。（2）基於巴基斯坦國內情勢之須要，以澄清巴國內部對共匪是否繼續可靠的疑慮，因為自從共匪混入聯合國後，在外交上比較溫和，對印度也開始有了新的接觸，所以巴國希望共匪仍然和它保持以往的密切態度，可是事實上共匪對巴的立場已有顯著的不同，去年四月當東巴危機發生之初，共匪發表聲明，強調這是巴國的內政問題，任何國家無權干涉，即使在布托訪匪期間，姬匪也表示：「東巴問題是巴基斯坦的內政，應該由巴基斯坦人民自己求得合理的解決，決不容許任何外國以任何藉口進行干涉和顛覆」。這次共匪官方表示對東巴問題能獲得解決，而且是「合理的解決」，當然共匪之所謂合理的解決，不可能如東巴人民所希望的那種解決方式，但是很可以看出共匪對東巴問題的立場曖昧，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孟加拉人的願望和孟加拉獨立的事實。

周匪恩來在當天晚上，布托舉行答謝宴上，對巴匪關係和東巴危機隻字未提，僅談到：「就雙方共同問題進行了會談，取得了滿意的結果。這充份體現了我們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和兩國人民的誠摯友誼」，同時訪問結束後，沒有聯合公報，更沒有友好條約來看，布托是非常失望的；而這次訪問的成就應該僅有兩點可以值得一提，一為共匪答應繼續給予武器和彈藥支持，並將加速援助之速度；一為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共匪將成為巴基斯坦的代言人。當印巴全面戰起，匪俄在安理會的針鋒相對，已充份表現在印巴問題的辯論與表決中。

（三）美國：二次大戰後，由於巴基斯坦地位之重要，成為美國圍堵匪

俄的一環，因此美國促使巴國成爲巴格達公約（以後之中央公約）與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成員，並協助其建立武裝部隊，這一九六五年克什米爾第二次戰爭後，美國對巴的各項援助漸加裁減，待巴基斯坦全面投靠共匪後，美國深怕巴國之過於接近共匪，而加緊援助巴基斯坦，使巴國在左右逢源下，多面受惠。一九六二年秋季匪印發生邊界衝突後，美國開始將大量軍事裝備供應印度，但是又深恐過份的與印度接近，會引起巴基斯坦的恐慌，對印的援助實際上受到相當的約束。印巴邊界局勢對峙後，美國政府在各方面的壓力下，在去年四月間決定停發武器運往巴基斯坦的出口許可證，十一月廿地夫人訪美後，美國決定取消尚未執行的契約以及四月前核發之出口許可證，十二月一日美國決定取消對印度約二百萬美元的彈藥與武器的出口許可，用以安撫巴基斯坦，使美印關係再度下降。當印巴全面戰爭發生後，美國有意致力與印巴達成一項有關兩國爭議和平解決的方案，可是爲期已晚，對印度已不復有說服之力量。

美國在印巴衝突期間，表面上對印度和東巴的立場表示同情，實際上由於印俄關係的密切，以及美匪間的微妙關係，對巴基斯坦的殘酷行動竟然視若無睹，造成亞雅汗之強硬而不妥協後果，終於使印巴戰爭未能避免，印巴戰爭發生後，美國雖採不介入的立場，但是另一方面却派遣第七艦隊之特遣隊，於十二月十四日自馬六甲海峽進入孟加拉灣，表面上爲救援留在達卡之美國僑民，實際上在向印度施加壓力，迫使印度海空軍分散兵力並削弱印度對巴之海空封鎖，以免印度於攻陷達卡後，繼續對西巴基斯坦採取軍事行動，同時在美艦進入印度洋後，暗中還決定透過約旦與沙烏地阿拉伯，將軍事裝備運交巴國，用以抵抗印度，其目的無非想在次大陸地區維持均勢，達到聯匪制衡印、俄的目標，但是這種媚匪拒巴的立場，不僅引起軒然大波，被各方指責爲採取「炮艇外交」，而且也引起印度及其他友邦的猜忌。

五 結論

(一) 共匪在東巴危機發生後，曾不斷以一切援助爲餌，鼓動巴基斯坦對東巴的非法行爲，並與印度從事軍事對抗，無形中增加了亞雅汗的氣燄，促使印巴衝突的升級，然後又動用所有宣傳工具，辱罵印度與蘇俄，並配以喬

匪冠華在聯合國內對蘇俄的指責，這種仇俄反印的策略其實並不是爲了巴基斯坦，而是深怕蘇俄控制印度次大陸後，利用印俄條約的關係，在中國西南邊區形成新的軍事威脅。

(二) 蘇俄全力支持印度以達成孟加拉國的完全獨立，不僅在戰略上，完成了自黑龍江、內蒙、新疆、以至希瑪拉雅山到印度洋對共匪的三面包圍，而且在政治上，蘇俄還可以利用共匪援助巴基斯坦反動的亞雅汗政權，站在東巴人民的革命獨立運動，違背了共匪一向支持各國「人民革命」的立場，來揭穿共匪扶助被壓迫人民革命鬥爭的騙局。大大地削弱共匪在亞非拉各低度開發國家中的聲望。

(三) 第三次印巴戰爭雖然是印度爲了東巴難民而發起的戰爭，而實際上却是美俄匪在印度次大陸爭奪的必然結果，如果沒有季辛吉以巴基斯坦爲跳板訪問北平而促成尼克森之訪匪；不可能有印蘇條約的簽訂，如果沒有印蘇條約的簽訂，更不可能有匪美加強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與控制，那麼更不可能增加亞雅對東巴的強硬立場，當然各大國之未能有效援助東巴難民，聯合國的無能，都是導致印巴戰爭的因素之一。

(四) 印巴戰爭的結果，產生了孟加拉國的獨立，也迫使亞雅汗軍事統治的結束，布托成爲巴基斯坦總統後，立即釋放拉曼，不失爲明智之舉，但是他目前仍然想設法促成東西巴的再度統一已無可能，而且孟加拉國獨立的事實已漸爲國際社會接受，因此今後爲了印度次大陸的和平與繁榮，布托應該忍痛承認這項事實，與印度維持友好關係，進而改革西巴內政，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使西巴成爲孟加拉國嚮往的國家。

(五) 今後印俄關係將更爲密切，而蘇俄爲了平衡匪美在巴基斯坦的影響力，也將願意對巴提供各項援助；美國和印度關係雖然陷入低潮，但長遠來看，美印關係不可能疏遠，因爲印度仍須要美國以糧食爲主的各種援助，而且美國爲了印度次大陸的均勢，也不會從此不過問南亞情勢；共匪雖然在戰略上受到極大的挫折，在政治和心理上也受很大的打擊，因此將來除了加緊控制布托政府外，必定設法在新成立的孟加拉國與克什米爾製造新的動亂，所以今後克什米爾與孟加拉國將是印度次大陸不安的根源。